范迪安&尚辉：立足中国大地，展示新时代『大美术』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梁善茵

开春之际，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全国美术论坛·广州”在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举行。

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表示，“新时代美术”是这次论坛的关键词。他强调，今天的美术创作要更多地投身时代生活，立足中国大地，展现时代主题。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屈健表示，全国美术论坛旨在进一步构建完善中国美术话语体系，充分发挥美术理论、评论在引领创作方向、催生艺术精品、提升全民审美素养、塑造时代风尚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认为，新时代美术理论建构迫在眉睫。

近日，范迪安、尚辉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论坛现场

范迪安（中国美协主席）：“图像奇观”不能取代美术创作

首设实验艺术展区体现艺术本体探索

羊城晚报：在广州举办全国美术论坛，聚焦全国美展机制的讨论，有怎样的考虑？

范迪安：这次全国美术论坛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聚焦第十四届全国美展，通过研讨展览所形成的创作的特征态势、全国美展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全国美展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美术本体的新特征，总结全国美展从组织管理到艺术创作、从展览展示到传播推广各个方面的经验，由此使得整个美术工作能够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朝向高质量发展。

羊城晚报：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反映出中国美术创作的什么特点？

范迪安：本次全国美展，全国美术界参展投稿的踊跃度前所未有。据我了解，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接到了共计4万多件作品，达到了历史的新高。一方面，全国美展的作品很鲜明地表现了中国发展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身处图像时代，美术创作用更典型更集中的造型语言，反映生活场景、塑造人民形象，与观众读者产生思想的共鸣和情感的共情。另外，国际文化交流非常便捷，中国美术家能够把握时代和学术方位，坚持为人民造像、用艺术表现时代，在国际艺术界来说都是十分独特的。

羊城晚报：全国美展的展览作品越发多元，今年就首设实验艺术展区。

范迪安：全国美展是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面向人民群众的一个大平台，是对“大美术”的展示。

首设实验艺术展区，主要体现了全国美展在艺术本体方面的探索。现今的美术家已经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能够了解国际艺术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在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情怀中借鉴吸收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优秀美术经验，美术形式语言的创新发展呈现出活跃态势。

广东美术发展与时代同频共振

羊城晚报：从现在情况看，全国美展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优化？

范迪安：全国美展如何更加全面地反映中国美术的发展状况，也还存在着一些没有兼顾到的。比如，全国美展没有设立具体的主题，有些人觉得个人风格可能不见得符合，也就没有参展；虽然美展中已经设立了不同画种的平台，但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总量及作品形态的丰富性也有所不足。因此，在组织工作和展览的评选机制上还要进一步优化。

羊城晚报：这一届的全国美展80后、90后已经成为创作的主要力量？

范迪安：这次全国美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广大中青年尤其青年美术工作者崭露头角。这些年，我们美术界的一批青年才俊，积极地调动起自己的创作热情，通过全国美展这个契机给自己出课题、找难题，给自己压担子，在全国美展的参展作品创作上投以心力，这是一个十分让人可喜的现象。可以说，全国美展为青年一代美术家的成长提供了宽阔的舞台。

羊城晚报：在这次全国美展上，广东首次拿到了中国画的金奖，这能够透视出广东美术这些年来怎样的面貌？

范迪安：新时代广东美术的发展，和广东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新进程，的确是同频共振、密切相关的。广东美术很好地弘扬了现代以来岭南美术坚持探索创新的精神传统，敢于立足时代潮头、勇于探索创新。所以这些年，广东美术在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中，涌现出了一批新作、力作。从创作到展出，广东注重各个环节的投入，形成了美术作品能够及时与社会公众见面的有效机制。广东的美术馆建设近年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态势，让人民群众可以更便捷地走进美术馆，这反过来促进美术创作要更多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美术馆建设进入快车道，需要“三种人”

羊城晚报：现在美术馆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有些美术馆的馆藏和策展水平，是否还有提升空间？

范迪安：美术馆看上去就是以展览面向公众，但是展览二字后面有很大的学术支撑。这些年，美术馆的建设在进入快车道。与之相伴的，就是美术馆的专业准备，特别是学术队伍的建设，已经是一个显著而迫切的难题。

美术馆需要三种人。第一是展览策划者，通过展览策划、作品组织，形成展览叙事，所以展览策划就决定了展览最后呈现出来的文化感染力，也包括学术的内在魅力；第二是公共美育者，美术馆是整个社会美育的大学校，是人们美育的终身课堂。全民美育一方面需要作品说话，另一方面更需要公共教育服务，让更多人在走进美术馆后更多、更深入地感受美术作品的内涵和艺术的魅力；第三是文创设计者，国际上很多艺术博物馆，每举办一个展览都要配套开发一大批文创产品，让美术馆、博物馆可以带回家，让观众留下记忆。同时，文创产品也是为美术馆的可持续发展增加支持。

羊城晚报：今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发展得非常迅速，对艺术的冲击和影响可能也不小。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范迪安：是的，时代的发展为文艺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说拓展了创造的新空间。今天的智能图像，有时候它能够通过知识的阅读和新技术的表达，形成了各种图像，甚至可以称之为图像的奇观。科技的新发展和艺术的紧密交融，这是对艺术创作有帮助的、有促进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的人工智能还没有能够产生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作品，它只是提供了我们许多以往没有感受过的视觉景象。美术是一种发现、表达和创造，是创作者自己精神的劳动、心理的活动，既包括了知识经验，更体现了意志和情感。笔随心韵的创作过程目前是人工智能不能取代的，这也是美术创作最可贵的优长所在。

尚辉（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新时代美术理论建构迫在眉睫

羊城晚报：在广州举办的本届全国美术论坛，有怎样的意义？

尚辉：在五年一度的全国美展之后举办本次全国美术论坛，至少有两层意义。

首先，论坛旨在聚焦有关全国美展的话题。自从全国美展中国画展区在广州举办之后，引起业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包括写意与工笔的问题、作品是不是过于雷同化、是不是太像照片，等等，都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关注。我们希望在本次论坛中，通过主流的话语、青年学者的视角，去研究这些问题。

新时代美术批评、美术理论的建设应该说是迫在眉睫。新时代中国美术的实践已经是步伐稳健，但理论和批评还没有跟得上。美术理论有相当一部分借鉴学习欧美的艺术史和艺术批评，而他们研究的范畴往往限于国外或中国传统艺术，很少涉及当代中国美术。我们亟须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美术理论的建构，尤其是引导青年学者聚焦当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建设。

羊城晚报：这次论坛的一大主题是对全国美展的机制进行探讨，主要有哪些意见？

尚辉：比如，有人提出，全国美展能不能设置主题、采取策展人制度？如何平衡展览规模与观看体验？还有人对评审机制、评委选择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些都值得思考和改进。

羊城晚报：在本届全国美展中，照片画乃至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创作，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尚辉：任何一个评委都不可能把所有图像纳入自己的大脑记忆库中。通过评审来辨识、指出哪件作品受到什么图像影响，甚至是否抄袭，这不太现实。

从专业素养的角度来说，关键还是在于艺术家如何创作。从摄影术发明以来，人类的视觉就受到机械图像的影响，绘画造型的方法也在无形中被改变了，比如印象主义的绘画，光影的处理就受到照片的影响，这是之前没有的。不能对照片一概而论、一概否定、一票否决。美术展览中，照片和绘画并列，甚至照片多于绘画，这是一个趋势，所以全国美展中有关照片和绘画的关系要进行理论探讨。

在区别绘画造型和照片形象的问题上，我提出“有意味的造型”。照片形象来自对自然物体的拍摄，是光效里面的形象，里面有很多的缺陷，而“有意味的造型”一定是人为根据美的规则，进行重新的设定和创造。“有意味的造型”强调的是线面、色彩之间的关系。绘画不是再现某个对象，而是在色彩和平面之间作出新的创造。我认为这是人类艺术精华。

羊城晚报：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尚辉：艺术批评发展成一个学科，和策展机制的发展密切相关。策展的核心理念都来自批评，批评家提出问题，再去选择艺术家，从而推动展览的探索。因此，批评家们或者策展人被认为是引领当代美术的发展。但问题是，这种批评或理论研究，是不是完全符合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有的时候符合规律，有的时候过于呈现为某个批评家的艺术理念。

今天，艺术批评和艺术展览、艺术创作构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它使美术发展发生了某种折射和变异。应该认识到，从文艺复兴开始，人文学科的发展对艺术就有着深刻的影响。理论和批评的体系，让人类艺术发展到更加自觉的时代，我们也要不断地反省理论和批评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和漏洞，这样才是艺术发展的未来方向。

【有感于思】**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短篇小说的价值

文学的演进总是这样，看着要被一个更大、更汹涌的潮流盖过，却不但未被淹没，反而从中获得了更加强劲的生命活力，甚至立在了潮头，成为弄潮儿。

最近三十年来，先是商业大潮冲击，电影电视剧崛起，导致文学式微成为一时热议的话题。然而小说没死，文学依然活跃。后是网络发达、手机普及，新媒介的兴起以及传播方式的巨变，又引发了文学即将消亡的担忧。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网络文学的兴盛，全民阅读与全民写作的热潮兴起，文学作品转化为其他文艺形式甚至文化形态的成功例证越来越多。网络为文学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文学也在这一历程中展现出内在的韧性。以宽阔的胸怀兼容并蓄，以敏锐的触觉与新的媒介融合发展，文学人口增量明显，文学生态更加活跃。

当下仿佛是长篇小说一家独大的时代，强调中短篇小说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如鲁迅所说：“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不但巨细高低，相依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炫目，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因此那些终于为人所注重了。”

期待更多的作家加入到短篇小说的创作中来，更多更好地体现中短篇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

【梅川随感】**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在林海音家做客

日前收到台湾学者秦贤次兄的新著《秦贤次先生访谈录》。这是秦兄的回忆录，在“我的文学历程”这章中见到一张照片，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三十年前。

1994年10月，我应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先生之邀，到台北参加林语堂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那天我发言完走下讲台，一位面目慈祥的女听众主动招呼我，在旁的秦兄马上介绍：这是林海音先生。林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小说《城南旧事》和改编的电影也早已看过，很喜欢，没想到在这个场合见到作者本尊，连忙向林先生请安。她邀我会后到她家坐一坐，我是后辈，当然受宠若惊，一口答应。

10月14日上午，秦兄带我到林府，林先生正在厨房忙碌，由她的丈夫、台湾另一位名作家何凡先生先陪我们聊天。林先生还请了来自上海的尔雅出版社主人隐地、《中华日报》副刊主编应平书和学者李瑞腾兄。她亲自下厨烹调，招待我这位上海来的“小朋友”，很使我感动。这顿可口的午餐吃得真开心。

饭后我们又边吃水果边聊天，这张我首次看到的六人合影就是这时拍的，拍摄者是隐地先生。林先生又拿出一本纪念册嘱我签名留念。我打开一看，都是到过林府的海内外文坛名家的墨宝，不敢落笔，在林先生鼓励下才签了名。后来，夏祖丽女士在《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中还写到这件事。

我想起赴台前施蛰存先生吩咐我在台寻找胡适的学生徐芳，马上询问林先生是否认识她。林先生一听笑了：何止认识，昨天还在一起打麻将。她马上打电话给徐先生：上海有个年轻学者来台，要拜访你。约定我第二天上午就去徐府。正是由于林先生的热情介绍，催生了拙作《被人遗忘的女诗人徐芳》。

【夕花朝拾】**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半特区”时代的广州

198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对外开放与广州的变化》，文章梳理了广州近五年来的变化。猜想当年有人读到这篇文章，对广州的向往该当如何？

文章说，广州是国务院规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当中的一个，同其他十三个城市相比，广州提前开放了五年。就是说，早在第一批城市深圳、珠海、汕头等划为经济特区的最初时期，广州就在事实上成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联结点。那时，广州虽然不是特区，但它有权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被称为“半特区”。广州利用这个特权，大搞引进外资、引进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的活动。到1984年4月，光是引进外资即达11亿5732万美元。

用这些钱，广州首先购买了价值4700万美元的电子设备，使广州市的电子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那时，广州不仅能够生产多种功能的电子表，而且可以生产微型电脑，生产比较高级的电子计算器。东山区的延安街，还引进了电脑绣花设备，办起了电脑绣花厂。

利用外资兴办起来的一个突出行业，是家用电器业。广州从新加坡引进了生产电冰箱的流水线，每一分钟生产一台电冰箱。由于质量好，耗电少，投产不到一年，声誉就传遍全国各大城市，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为此，广州又从日本引进第二条电冰箱生产线，使广州成了年产15万台电冰箱的城市。与此同时，广州引进了生产双缸洗衣机的流水线。广州的洗衣机，是最先进的。他们还引进了年产15万台彩色电视机的流水线，这里生产的彩色电视机，可以跟世界上驰名的乐声牌电视机相媲美。

饮食服务行业，引进了生产快餐面的先进设备，引进了生产豆腐、生产豆芽的先进设备。一条豆腐生产线，使广州市的豆腐供应，由供不应求，变成了供过于求。豆芽生产线日产豆芽二万四千斤，设备是用补偿贸易的办法从日本买来的，合同规定六年半还完，实际上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全部偿还完毕。

仅从广州人日用的电器和饮食来看，就知道引入外资给广州带来了多大的变化。

●随手拍

糍粑赶乌

图/文 廖祖平

2月28日，是农历二月初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新华乡虎马岭村瑶族群众在赶乌节上围拢长桌做糍粑。赶乌节上，瑶族群众欢跳芦笙长鼓舞，唱山歌，做糍粑，载歌载舞欢度民族传统节日。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拒绝流行】**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

驾驭人工智能需要“资格”

颠覆、迭代、嬗变、激荡、革命，DeepSeek导师们贩卖着“不会AI将被淘汰”的焦虑，空气里到处弥漫着AI荷尔蒙的新鲜、乐观、亢奋气息，很像一场关于新技术的浮夸风和大跃进。但技术并不天然带着“赋能”的基因，驾驭一种智能真是需要“资格”的。

其一，面对AI，你能提出一个好问题，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驱动中去唤起智能，让智能为我所用，而不是盲目想象。就像面对DeepSeek，你得学会给他提问题，真问题，一个带着真正困惑的好问题，才会召唤出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答案。没有问题，内在缺乏“解决问题的强烈欲望”，你对DeepSeek的技术想象可能只会是一个“枪手”“替手”，不切实际地期待它替自己干活，然后自己可以躺平。

有个学生，就做得特别好。她说：几天前，我在撰写一份新闻专访稿件，有几个措辞总感觉还能提升，却不知道究竟如何修改得更好。我就将那一句话发送给AI询问如何“润色”，AI给了我好几种方案，我认真地参考了一下——有些地方我认为我的表述更能契合我文章的主题，但有些好的字词，确实是AI想到但我没想到的。这就是“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欲望”下对AI的驾驭，而不是偷懒让AI给你生成一个采访提纲，甚至编出一篇专访稿件，那是AI对你的“截肢”。

其二，以不会让自己被取代的方式去使用AI。有个小朋友做自媒体，甲方让他写一个文稿策划案，他偷了个懒，用DeepSeek生成了一个方案——又担心被看出来是AI生成稿，就改了大概30%。方案很快返回了，他悲催地发现，天塌了，被夸写得好的地方，都是DeepSeek写的，而划线要修改的，都是他改的内容。没办法，他只好将自己写的又改回DeepSeek原先内容，顺利通过。我跟他开玩笑说，这个秘密千万别让甲方知道，你是完全可以被DeepSeek取代的。

第三，在使用中须保持自己的主见，体现作为驾驭者的“主体性”。可以使用，但那只是一种辅助，你得去核查事实可靠度，核查文献的来源，你得用自己的逻辑、常识和经验去检验，你得知道自己的惰性和AI的局限，避免掉进AI编造的陷阱和幻觉。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新加坡的兰州牛肉面

时间与火候的完美结合，化成了氤氲在空气里的一缕缕醇香；老板唐裕沣轻轻搅动着大锅的汤，自信而又沉稳地说道：“这汤头，每日以大牛骨与精选食材慢火熬煮八小时，那份自然的鲜甜，是我们独有的好滋味。”

在人声嘈杂的熟食中心里，我细细品尝端上桌来的牛杂面——牛腩、牛肚、牛筋在汤里浮浮沉沉，嫩滑中带着些许韧劲。荟萃众鲜之味的汤，瞬间唤醒了沉睡的味蕾。

二十多年前，唐裕沣从兰州远渡重洋，定居新加坡，从事进出口贸易。浑身熏染着兰州牛肉面的香气，他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美丽的梦想——他想要在新加坡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面摊。他说：“我的牛肉面，既要突破兰州的传统，又要融入新加坡的口味，更要加上我自己的创意，以此形成独一无二的风味。”这份坚持，如同他锅中的汤，经过岁月的熬煮，愈发浓郁。

一个多月前，他心心念念的面摊终于开张了，每一碗面，都蕴藏着他对兰州永不消逝的缅怀，也流淌着他在异乡挣扎拼搏的泪与汗。

在他的心目中，这牛肉面，不单是一道美食，更是悠远文化的传承，梦想的开花结果；而我呢，嘴里咀嚼的，也不仅是鲜美的滋味，而是一段跨越时空的故事，一份对梦想的执着与坚守。

他说：“我希望这个摊子能在新加坡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形成连锁。”

目前，类似的故事，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里，正生生不息地繁衍着、延续着……

【不知不觉】**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抵抗遗忘的武器

《繁花》之后，金宇澄在《收获》上写了一部五万字的《火鸟》，是关于他父亲的非虚构，它后来成为非虚构《回望》。然后他变身为画家，他的画携带记忆的故事与想象力而来，独具个性。但抬头低头，在一个作协大院子里进出，我总是会暗暗地“等”，他何时再下一个文字的金蛋？果然，他真的写了一部5万字的艺术随笔《紧紧束缚肉身》，113小节。

在艺术形式上，《紧紧束缚肉身》展现出强烈的跨界特质。绘画色彩的心理学隐喻，从历史档案的考据到个人记忆的诗性重构，金宇澄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艺术认知体系。这是一部跨界的文本，不是一般散文沿着时间轴的线性叙事，而是多重瞬间跳跃拼贴，犹如一棵同时向四周生长的大树，枝蔓横生。

文章里既有对上海世情的细密铺陈，也强调个体与城市之间“被束缚”的张力——艺术家在画布上重构记忆的同时，也被历史洪流裹挟，“肉身既是容器，也是枷锁”。在历史褶皱中打捞被遮蔽的细节，也在个人记忆里重构失落的诗意。

他记录下自己的回忆，少年时游走上海里巷市井的见闻，微风牵拂淡蓝色窗帘遮掩着阴阳两隔的生命，看闹忙的市民，菜场排队奇观，但同时也引入许多人的口述，丰富的城市传奇。

随笔里有许多对话，跟画家，跟翻译家。“在不一样人生里，有多少‘有意思’（周作人语）的事呀，请记下来。”

想起在作协还有食堂的时候，我曾经坐在那儿跟金老师聊天，有天我问，看到一大片成熟的麦子，风里摇摆，你会想起什么？旁边来自云南的甫跃辉说，喜悦呀。金老师却说，吓也吓死了。一垅一百米，割了麦子到尽头，才能在饭桌上吃到北方窝头、碴子粥、“糖三角”、咸菜疙瘩。女生徒手拔草，手都绿了，力气不够，吃不到啊。我说我编袁敏的专栏，就看到她写到出身不好的杭州女孩子，被从那一头割麦子过来的当地农民不花一分钱娶了。这就是立场不同。在这篇随笔里，对历史暴力与集体无意识的反思，处处结实。

文字与画作一样，到最后，都是抵抗遗忘的武器。